



图申科 -

苏杭译

婚 礼

外国文学出版社

小白桦诗库



婚 礼

——叶夫图申科诗选

苏 杭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婚 礼

Hunli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 三 厂 印 刷

字数86,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4}$ 插页2

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260

ISBN 7-5016-0102-X/I·102 定价 2.65 元

前　　言

在苏联当代诗人当中，要论多才多艺，当数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1932—）。他既是诗人、小说家、政论家、评论家、翻译家、摄影家，同时还是剧作家兼电影导演和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拥抱无限的东西”，想要一下子触及一切问题，并且试图立即使它们全都得到解决。他把“我是一个形形色色的人——/我既吃苦耐劳，又懒惰无匹”、“我想要/诞生在/所有的国家当中”、“我热望了解人们的心灵”这些诗句作为自己的纲领，并且试图使这一纲领得以实现，否则他就会是另一个诗人，那个诗人可能更集中、更完整、更和谐，但却不是叶夫图申科。

作为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浆果处处》（1981）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作为政论家和评论家，他的政论和评论与他的诗一起直接表达了作家对事物的看法，他认为“政论乃是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政论乃是对现实生活的积极的态度，如果作者不隐讳自己的公民的立场，而是把它提到首位，不怕直截了当的结论”。而他的评论，较大比重是论述俄国和苏联诗人的，但是这类文章不是我们

通常读到的那种结构严谨、条分缕析、学术性说理性较强的论文，而是饱含作者的炽烈的感情、诗意盎然、文字优美、风格洒脱的散文。作为翻译家，他译有格鲁吉亚诗人的诗集。他说，他珍视这些译诗，甚于他自己的诗作。作为摄影家，他曾在许多城市举办过个人摄影艺术作品展，并且在国内外出版有摄影作品集。作为剧作家、电影导演和演员，他在影片《起飞》(1979)中担任过主角俄国航天航空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由他编剧并执导的影片《幼儿园》(1983)带自传性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这两部作品都曾引起较大的反响。

虽然叶夫图申科是位多栖的艺术家，但是应当说，他的最大成就还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叶夫图申科初次发表诗作时年仅十七岁，不到二十岁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未来的探索者》(1952)。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诗集四十余种，主要有《热情者的道路》(1956)、《诺言集》(1957)、《挥手集》(1962)、《温情集》(1962)、《皑皑的大雪在飘舞……》(1969)、《内心抒情诗》(1973)、《清晨的人们》(1978)等等；长诗有《布拉茨克水电站》(1965)、《喀山大学》(1970)、“在自由女神的表皮下”(1970)、《妈妈和中子弹》(1982)、《禁忌》(1985)等；选集有两卷本《叶夫图申科诗选》(1975)和三卷本《叶夫图申科作品选》(1983—1984)、《叶夫图申科诗选》(1987)，后者收有1952

—1986年间他的主要短诗和长诗，可以说是他诗歌创作的阶段性总结。顺便提一下，他的三种选集的总印数逾二十万册。

一个名诗人的崛起往往与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没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有马雅可夫斯基，而叶夫图申科的出现，则与50年代苏联社会的变革，尤其是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它的后果分不开的。叶夫图申科自称“我们是诞生于30年代、精神上成熟于斯大林逝世和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后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把自己比作这场社会变革开始时进攻的号手，“请派我当一名号兵/我将吹起进攻的号令”，“于是急剧变化的时代/通过我的倒呛的嗓子喊叫起来”。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较多地触及苏联社会中一些敏感的和迫切的政治、历史、社会等重大问题，反映了某些社会心理或者群体心理以及他们的情绪和愿望，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理想、道德、人生、爱情诸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嬗变，而在题材上冲破了一些过去的禁区，更加多样化。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政论性和鼓动性，因此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反响。

叶夫图申科在其四十余年创作生涯中，在苏联文学界始终处于冲锋陷阵的地位。因此早年对他的评价争议颇大、毁誉参半。有些批评家把他誉为“时代的象征”、“革命的诗人”、“国际的歌手”。认为“叶

夫图申科的世界性声誉的秘密”就在于他是本世纪青年一代的诗歌的代表。另一些人则称他为“知识界阿飞的思想领袖”、“颓废派资产阶级分子”、“市侩的诗歌的代表”、“床第的抒情诗人”，说他“追求廉价的名声”，而西方则把他比作“俄国愤怒的青年”、“苏联创作中的新的异教徒”。但是无论是肯定他的人还是否定他的人，几乎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说他“创作了许多富有感染力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

公民意识和战斗性是叶夫图申科诗歌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几乎贯穿他创作的始终。公民意识是俄罗斯历代诗人创作的传统，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便是这一传统最优秀的代表，而叶夫图申科则是与这一传统一脉相承的当代诗人。诗人早期写过许多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政论诗，如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娘子谷》(1961)、《悄声细语的诗歌》(1971)等。这些政论诗的因素也表现在他晚期的寓言式哲理诗和讽刺诗中。《巴结》(1978)、《箴言》(1981)等诗，虽然不如早期政论诗那样犀利，带有浓烈的火药味，却意蕴深邃，更富有哲理。有时候，同一主题在他前后不同时期的诗中一再表现，得到了深化。从前后相距二十余年的《温情》(1955)和《庸俗和死亡》(1978)两首诗的比较中，便可见出诗人对“葬礼的官僚主义习气”的憎恨感更

为深切和冷峭。

苏联的大多数诗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的洗礼，他们以其亲身经历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有的诗，如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在当时所起到的鼓舞作用之大，甚至连诗人自己都未料到。叶夫图申科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诗人，他没有参加过战争，以二次大战为背景的剧本《幼儿园》是以他儿童时代的所见所闻为生活基础的，他的短诗《婚礼》（1955）亦然，尽管如此，这首战争题材的诗却成了他最优秀的诗作之一。至于《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1961），由于后来以歌曲形式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更是家喻户晓。《蜂蜜》（1960）鞭挞了那些发国难财的民族败类，以及那些只顾个人安逸、不问广大群众死活的“没有丝毫的恻隐之心”的“爱吃蜂蜜的人”。

爱情抒情诗在叶夫图申科的创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诗写得真挚，尤其是写生离死别，感人至深。叶夫图申科二十五岁时写的《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事……》（1957）这首诗，据诗人1985年末在我国举行个人诗歌朗诵会上阐释说，他不曾料到这首一挥而就的短诗给他带来那么大声誉。《当你的脸儿突然升起……》（1960）、《恳求》（1960）、《我流逝的岁月里有你三十三年……》（1960）、《祈祷》（1972）、《在噙着眼泪的柳树下……》（1981）等抒情诗，大多表现出为了所爱的人而献身的崇高感情。

60年代初，叶夫图申科开始走向世界，迄今先后访问过古巴、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等近百个国家。他的诗的题材变得开阔，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国际性问题，如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都受到他的关注。他的长诗《妈妈和中子弹》是以他的家族的经历为主线，巧妙地把政治宣传与抒情性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富有强烈时代感的长诗。

形式的革新，也是叶夫图申科所十分注重的。有人指责他借用过各种不同诗人的音韵。叶夫图申科认为，诗人不应当只是某一个诗人的学生，而应当是所有前人的学生。在吸取别人的经验的同时，自然应当保持自己的风格。他说影响过他的诗人有基尔桑诺夫、卢科宁、梅日罗夫、马尔蒂诺夫、斯鲁茨基、维诺库罗夫、索科洛夫、斯麦里亚科夫等人。至于他从古典诗人那里受到的影响那就更多了。继承虽然必不可少，但是革新对于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诗人都更为重要。尽管有人攻击他“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但也有人甚至把他的韵律称为“叶夫图申科的韵律”。叶夫图申科的晚期创作，尤其反映出他在革新方面的“艺高胆大”。他能自由地驾御他的诗歌的韵律体系，但是他在创作长诗《妈妈和中子弹》时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却毅然舍弃了他早已运用自如的重要艺术手段——音乐，而采用了18世纪末欧洲

新诗中兴起的自由诗体，这自然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这与他的这样一种信念是分不开的，他深信“不押韵的诗歌的韵律乃是思维本身的韵律”，“思想也会成为音乐的”。这部长诗荣获 1984 年苏联国家奖金便是对它“思维本身的韵律”、“思想的音乐”的一种肯定。

如果说叶夫图申科是一位诗歌朗诵家，看来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从步入文坛开始，便显露出朗诵艺术的才华。他嗓音浑厚，语调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对于自己的诗作的把握，无疑较之演员更为深刻，因此，他在广大听众面前一出现，一下子便抓住了他们的心。在苏联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变化不定的 50 年代中期，叶夫图申科的某些诗作一时无法发表，于是他冲破某些封锁，借助于朗诵艺术形式把他的诗作及时传递给广大读者，从而与读者直接沟通感情，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评论家西多罗夫曾指出：“对读者群众的感知，对他们的要求的迅速的反映构成了这种诗的性质的核心。他的诗直言不讳地期待着公众的共鸣。没有这种反应，叶夫图申科的诗歌是不可思议的。他在许多方面得力于他的读者和听众的意见，不知疲倦地寻求他们的赞同。”为此，叶夫图申科不遗余力地参与诗歌朗诵活动。仅据一年的统计，他就出席过二百五十多次诗歌朗诵会。不仅在国内，在国外这一艺术形式更给

他带来广泛的声誉。据悉他曾在七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举行过诗歌朗诵会，会上甚至有迪斯科乐队伴奏和唱流行歌曲的歌星伴唱。

诗人在与一位评论家对话时直率地承认，他的诗作的主要缺点是过于直露和罗嗦，有时为了竭力使大家理解而做一些不必要的解释。敢于自我剖析是诗人的一种可贵的品质。

叶夫图申科的不少诗作被诸如诗剧、芭蕾舞剧、群众歌曲、迪斯科乐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所再现，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1963），作曲家把叶夫图申科的《娘子谷》（1961）、《幽默》（1960）和《功名利禄》（1957）三首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短诗结合在一起，谱写成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乐章。据诗人在一篇文章里说，在长达五十分钟的演奏交响曲过程中，听众中出现了某种罕见的场面，他们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微露笑容，时而面带沉思。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图申科出生于西伯利亚济马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本姓汉努斯，有拉脱维亚血统，1944年从母亲的白俄罗斯人姓氏改姓叶夫图申科。他父亲酷爱诗歌并把这种爱好传给了他，母亲在卫国战争中曾在前线为战士演唱，但他们二人为地质工作者。他的外祖父原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祖父是数学家，他们都于

1938年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并惨遭杀害，这对叶夫图申科后来的创作思想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些经历，在他于1962年在法国《快报》上发表的长篇自传和长诗《妈妈和中子弹》中均有所记述。
本诗集是据诗人本人的多种诗集选译而成的。

译 者

1989, 9, 1

附记：苏联近年来不断编选出版叶夫图申科的诗作，几乎每次出版前都有一些诗经过诗人的修改或增删，因此收入这个译本中的旧译也相应有些改动，有些旧译几乎是重译了一遍，凡是被发现的误译也已被改正。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一向敬重文学翻译界的前辈、同辈以及年轻的同行，所以我过去编选叶夫图申科的诗集时，把凡是我见到的别人的译作都收入选本。但在这个译本中，我遵照出版社的要求，不揣冒昧地把有些已有中译的诗重译了一遍，自然也借用了他人的某些韵律和词语，这虽然是常理所允许的，但我在这里还是应当表示我的歉意，更应当表示我的谢忱。

出版说明

田野上的白桦树，端庄，光洁，朴实，温存，岂不正是诗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这套苏联诗歌小丛书的名称。这里收入的是几个时代苏联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它们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涩的，有时是哀伤的，但并非绝望的，不少诗诉说了沉重的苦难，然而也显示出坚强的信心。每本集子里的诗都经过了精选，尽力表现原作者的特色和风格。译者也都是当代的名家。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喜悦、深思和美的感受，为诗人提供借鉴。诗集装帧精美，也是一种良好有益的礼品。



主 编

孙绳武

高 莽

卢永福

编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守仁 丘 琴

卢永福 孙绳武

苏 杭 陆嘉玉

岳凤麟 张有福

张学增 高 莽

顾蕴璞 魏荒弩

目 次

“不知为什么我时常发现……”	1
“我热望了解人们的心灵……”	3
婚礼	4
序曲	8
温情	12
致一代精英	14
“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事……”	16
追求廉价的名声	18
功名利禄	19
“公民感并非简单的天才……”	21
孤独	22
来吧，毛头小伙子们！	28
“新鲜！新鲜！……”	31
“当你的脸儿突然升起……”	33
恳求	35
“我流逝的岁月里有你三十三年……”	37
蜂蜜	40
幽默	44
“虚无主义者”	48

“永远会有一只女人的手……”	50
“俄罗斯人要不要战争?……”	53
娘子谷	55
“世界上没有无聊的人……”	60
给女人	62
公民们,请你们听一听我的歌	65
“不,任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一半!……”	68
“皑皑的大雪在飘舞……”	69
舞台	72
悼念阿赫马托娃	78
纽约悲歌	84
诗歌的电车	88
你们,没有把手伸给勃洛克	91
“悄声细语的诗歌”	95
第二次生命	97
祈祷	100
家庭	102
我想要	105
路标:“通向叶赛宁”	112
哭兄	115
变形	118
“我时常同虚伪搅到一起……”	119
自我墓前悼词	121
长寿	123

庸俗和死亡	126
巴结	128
第一个诗歌日	131
胜利的面孔	135
箴言	136
“在噙着眼泪的柳树下……”	140
“诗歌的凝成不是由一行行诗……”	142
我的大学	144
“没有人睡得像你那样妩媚……”	151
“大概随着一天天的流逝……”	152